

博雅经典阅读文丛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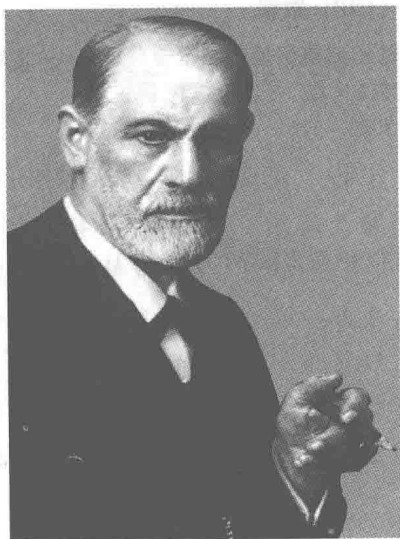
梦的解析

(奥)弗洛伊德 ◎著 / 夏金玲 ◎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博雅经典阅读文丛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梦的解析

(奥)弗洛伊德 ◎著 / 夏金玲 ◎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的解析 / (奥) 弗洛伊德著; 夏金玲译.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020 - 5161 - 7

I. ①梦… II. ①弗… ②夏… III. ①梦—精神分析
IV. ①B8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4684 号

梦的解析

著 者 (奥) 弗洛伊德
译 者 夏金玲
责任编辑 马明仁
责任校对 郭浩亮
封面设计 文贤阁·上上设计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¹/₁₆ 印张 22 字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8012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 84657880

第一版序言

我将在本书中对梦的解析作一阐明。我认为解析梦这种做法仍在神经病理学的范畴之内。心理学的研究证实，梦是大量变态精神现象的首要成分，这一现象的其他成分如歇斯底里性恐怖、强迫观念、妄想症等也是如此，但鉴于它们有现实意义，所以成为医生们关心的问题。正如我们在以后的文章中所见到的，梦没有这类现实方面的重要性，但若当成一种范例来研究却又很有理论价值。无论是谁，如果无法解释梦相，就不能了解恐怖、强迫观念和妄想症等心理，更不能给病人治病。

但是，构成这一论题重要性的原因，也正是本书因某些缺点会受到批评的原因。本书中线索中断的地方不少，以致我有时不得不打断论述，这些地方往往是梦的形成问题和那些特别富有综合性的精神心理学问题的联结点。对于这些问题我不想在本书中讨论，如果往后有时间和精力，并能得到更多的资料，我会继续论述的。

论述中较大的困难，是我在描述梦的解析过程中所采用资料的特殊性。在读本书时，你会理解何以无法引用那些已在文献中载过的梦，或不明出处的梦。可供我选择的只有我自己的梦，或正在接受我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的梦。但病人的梦也无法选择。因为患者形成梦的过程由于神经质的特征之故，而使梦更加难以理解，这种变化是不利于作为梦的解析的例证的。而如果我选用自己的梦，又不得不把我私人的许多精神生活向大众公开，这非我本意。也可以说，超出每一个科学家在写作时所要做的。当然，诗人不包括在这里。这样做尽管难受，但又无法回避。我不想放弃为我心理学发现提供证据的可能性，我已经向这种需要俯首称臣。当然，我也不能避免用省略或取代的做法遮掩我失常的行为。虽然这会使例证的价值降低，但我希望读者能真正为我考虑一下，并请宽恕我。此外，若有人以为我的梦与他相关，也请原谅我拥有自由思想的权利，因为那只是梦不是现实的生活。

第八版序言

从1922年本书上一版的出版（第七版）到现在这一版出版期间，我的全集已经在维也纳由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出版。《全集》的第二卷中登载了第一版《梦的解析》，没有变动，原文照载。第三卷中登载了从第一版发表以来每一项增补内容。这段时期，许多国家也都有《梦的解析》一书的种种译本出版。它们都是根据通行的独卷（单行）本来翻译的。其中法文版是L. 梅耶尔逊（L. Meyerson）翻译，书名作《梦的科学》（1926）；瑞典版本由约翰·兰奎斯特（John Landquist）翻译，书名作《梦的解析》（1927）；西班牙版本由洛佩兹-巴勒斯特罗斯翻译（1922），为《科学作品全集》之第六、七两卷。匈牙利文译本早已于1918年时译完，但到现在还未出版。

在此次修订过程中，我仍大致把它当成一种历史性文献，只是在我觉得能够使我的观点更加明了和深刻处做了修改。凭借这样一个主旨，我不再打算编一个书目来囊括该书出版以来有关梦的著作的想法，所以这一部分去掉了。此外，奥托·兰克（在上一版中）的两篇文章（《梦与创造性写作》和《梦与神话》）也删掉了。

1929年12月

维也纳

C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有关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	1
一、梦与清醒状态的关系	4
二、梦的材料——梦中记忆	6
三、梦的刺激和来源	12
四、梦在醒后为什么被遗忘	25
五、梦的显著心理特征	27
六、梦中的道德感	37
七、做梦及其功能的理论	42
八、梦与精神疾病的关系	50
跋 (1909)	53
跋 (1914)	54
第二章 梦的解析方法：一个梦例的分析	55
第三章 梦是欲望的满足	69
第四章 梦的伪装	75
第五章 梦的材料及来源	93
一、梦中最近的和无关紧要的材料	94
二、作为梦的来源的幼儿期材料	107
三、梦的躯体方面的来源	127
四、典型的梦	139

第六章 梦的工作	163
一、梦的凝缩作用	164
二、梦的移置作用	180
三、梦的表现手段	182
四、表现力的考虑	198
五、梦的象征表现：进一步的典型梦例	204
六、一些梦例：梦中的计算和讲话	233
七、荒谬的梦：梦中的理智活动	244
八、梦的感情	265
九、润饰作用	282
第七章 梦过程的心理学	293
一、梦的遗忘	294
二、回归作用	305
三、欲望满足	314
四、梦中惊醒——梦的功能——焦虑梦	327
五、原初过程和继发过程——压抑	335
六、潜意识与意识——现实	348

第一章 有关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

下面我将证实有种心理学方法，它可以使梦的解析成为现实。通过使用这种技巧，每个梦都会以具有某种意义的精神结构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在清醒状态的精神活动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同时，我将尽力讲清梦是如何产生一些令人费解的、奇怪的现象的，之后再由这个产生的过程总结出精神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些精神力量同时存在和相互对立的作用才产生了一系列的梦。在梦的问题成为一个更综合性的问题，而且为解决这些问题不得不借助于一类不同的材料时，我的研究便告一段落了。

我准备把我之前的一些关于梦的作品进行整理，以一种类似序言的方式作短评。简要叙述前，我也将参考现在科学界关于梦的研究，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和梦在当代科学中的地位开始。在这部书的论述过程中，我没有什么机会提及它们。在对梦的科学解释上，即便已经进行了上千年的努力，但是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以往的作者们都已普遍地承认这一事实，因此没有必要再去引述别人的观点。读者可以从本书末索引的著作中发现，即便有很多使人兴奋的发现和与我们主题有关的丰富有趣的材料，但是它们却很少或根本没有涉及到梦的实质或解开梦的任何谜底。虽然，它们也不能做到让一些缺乏这方面知识却不能受到正规教育的人有所裨益。当然，受过教育的一些人对这件事就知之更少了。人们也许会问，史前时代的原始人类是如何持有的梦的观念，以及梦在他们形成对宇宙和灵魂的认识上会产生什么影响。很明显，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但是相对于我的其他话题，我不得不舍弃这个。现在，我非常乐意向读者推荐赫伯特·斯宾塞、约翰·卢伯克爵士、E. B. 泰勒等人的作品。

关于史前的人对梦的认识，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从他们对梦的态度看出来。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对梦的解释构成了在古希腊罗马人中流行的对梦的评价的一些基础。他们觉得梦与他们信奉的超自然的神的世界有某种关联，梦产生于神灵们带给人们的启发。在他们看来，梦对梦者说来，必然有着某种特

殊的目的。一般说来，它们预演着未来。然而，因为梦的内容及它们带给梦者的印象各有不同，对梦也形成了不同的看法，所以也不必要去进行规范性或者学术性的分类。然而，古代某些哲学家们对梦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是依据这个梦在占卜学中起到的预测性作用进行基本的划分。

在亚里士多德的两部关于梦的作品中，梦被划归到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这两部书告诉我们，梦不是来源于神灵，因此它也没有神圣的性质。梦来于自然，自然是半人半神的，所以梦也是半人半神的。梦并不是一种超自然的，它以服从人类的精神发展规律的形式存在，即使精神和神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点。在这里，梦被定义为睡眠者在睡眠状态下的特殊精神活动。

亚里士多德已经了解到梦生活的某些特点。他认为，梦把睡眠状态感觉到的轻微感知转变为一种强烈的感知，它是一种放大结构。“当人们觉得在火里走，很热时，其实只是在某些地方有一件热的东西”。据此他推断，梦极有可能是向医生显露出的关于身体早期变化的第一个迹象，而这一迹象在清醒的时候是不易察觉到的。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人并不把梦当作心灵做梦的产物，而是认为梦来自于神灵。可以看出，关于梦的认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两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都展现出来，而且颇具影响。这两种思想因为古人把梦区分为真正的、有价值的梦和徒劳的、没有价值的梦。前者给做梦者带来警告或预示未来的提示，后者则使梦者误入歧途或指引梦者走向毁灭。

格鲁佩曾谈到这样一种梦的分类，他借用了麦克罗比斯和阿尔特米多鲁斯（达尔迪斯）的话：“梦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梦只受到当前（或过去）因素的影响，这对未来是不重要的。第二类梦则决定着他们的未来，包含：1. 梦中接受的直接预言（神谕）。2. 对未来事件的预示（梦幻）。3. 一种象征性的梦，需要给出诠释（梦兆）。这个观点延续了几个世纪。”

这种依据梦的价值对梦进行分类的方式就涉及到“梦的解析”的问题了。梦的价值是有迹可循的，或者显而易见。这就促使人们寻找一种把梦的密码翻译成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的方法。

人对梦的科学认知，同他们对宇宙的认识是统一的。这种认知使他们把心灵中存在的事物映射到外部世界，使得他们如现实般存在。达尔迪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被认为是解释梦的最高权威。他内容广泛的著作《解梦》足够弥补同类著作的失传所留下的缺憾。在古人中存在的前科学的梦的术语是与他们对宇宙的总观念一致的。因为宇宙习惯于被表现为外在的一种客观事实，

而它只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才拥有客观真实性。此外，他们对梦的认知理念，也体现于早晨梦的记忆所产生的一种总体印象。它与我们心中其他事物的内容形成某种对应。除了这些人，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头脑清醒，但却用“梦无法解释”这一性质来寻求他们坚持的确有神灵存在的宗教信念。另外，还有某些哲学学派（如谢林的追随者）也尊崇梦生活，这明显反映了自古以来人们对梦的神灵性质笃信的事实。然而，人们对梦的警示和预示未来的性质的探讨，也没有停止。

写梦的科学研究的歷史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即便这一研究在某些关键点上有意义，但不能从中找出一条主线。那些试图根据有价值的发现来构建一个研究基础的研究者，至今愿望还不曾实现，但每一位研究者都会以一种探讨全新领域的方式再次探讨相同的命题。如果我以编年体的文体，把前人已经写出的这方面的研究做整理的话，我就只好放弃做关于现在这方面研究的总体状况该书的构思。因此，我更愿意根据题目而不是根据作者的顺序来组织我的阐释。

但由于我并未成功地掌握全部文献，因为它分布广泛并与其他主题的文献相交织，我只能请读者接受我进行的简单内容的概括，如果这并未遗漏掉基本事实和重要论点的话。

直到近期，大多数作者才意识到应该把睡眠和梦作为独立的课题进行研究。按照一般性的研究规律，通常是已经讨论了关于病理学、半梦半醒状态的类似情形的。相反，在新近的著作中存在着另一种趋向，而且它更接近于该问题本身。与此同时，把梦生活领域的某些单个问题当成专题一样加以研究。就这一变化来说，我很高兴从中看到一种不断成长的信念：在这些模糊的问题上，一定可以通过大量的调查找出答案，并形成统一的认识和结论。本书提供的正是一份具有显著心理学特征的调查。我还没有机会去进行有关睡眠问题的研究，即便在描述精神机构时，已经决定其机能变化的要素就与睡眠状态有关，但这基本上是一个生理问题，因此这里对睡觉的问题的文献不予涉及。

从梦的科学研究所衍发的一系列问题，下面列标题逐个探讨。当然，其中一些重复处是无法回避的。

一、梦与清醒状态的关系

一个刚从梦里醒来的人进行的简单判断往往是，虽然他的梦并不是源于另一个世界，但确实把他带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们很感激那个老生理学家布达赫对做梦现象细致且诸多有见地的表述：“那种清醒的生活状态，它的劳动和享受，快乐和痛苦根本不会重复。相反，梦的意义旨在让我们可以释放他们。当我们的全部头脑都充满某些事情时，当我们的被痛苦所占领的时候，或者就在某个任务让我们的精力利用到极限时，梦境向我们表示某些与此不同的事情，而且另一方面也联合现实中的物表现一点儿真实因素；或者它只表现出心境的关键部分，而且可以把现实变得象征化。”I. H. 费希特也清晰地谈到梦的同一追加意义，称它们拥有使心灵秘密地自我痊愈的益处。斯特姆培尔在他的《梦的性质和形式》一书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此书受到了高度评价。他说“那些做梦的人背对着清醒的世界。”，“在梦中，那种清醒意识的有条理的记忆和其正常的行为似乎完全丧失了，在梦中，心灵几乎完全地不受阻碍地与正常的、有规律的、处于清醒状态的生活过程相隔绝……”

不过，有很多作者对梦与清醒时的关系持不同观点。例如，哈夫纳说：“在我看来，梦是清醒生活的延续。因为梦总是与不久前还存在于意识中的观念相关。仔细的观察分析总能发现某些与前一天经历有关联的线索。”魏甘德断然反对布达赫的陈述：“因为显然在绝大多数梦中经常可以察觉到，梦直接把我们带回日常生活，但是却不是使我们摆脱它。”莫里更是用一个简单明了的公式表达了他的观点：“我们梦到的是所见、所说、或者说是所愿做的。”耶森在他1855年出版的《论生理学》一书中更为详尽地指出：“我们的梦的内容总是或多或少地由我们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生活习惯所决定，而且为个人过去全部生活中的事件和体会所影响。”

哲学家I. G. E 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表达了针锋相对的态度。1912年，温特斯泰因所引内容：“我们的经验证实我们的主张，我们最常梦见的通常和我们关注度最高的问题相关。这表明精神高度的关注某件事物会影响我们的梦的产生。这些野心勃勃的人做梦自己已赢得了桂冠（大约只是在想象中），又或者是内心对一些事情极度的讨厌……这一切埋藏在心中的能感知到的欲望和厌恶，一旦受到任何一种因素的刺激，就能和其他的想法结合起来并显示在梦中。”

在古代，早就存在梦内容对生活的依存联系这样的观点。拉德斯托克说，在远征希腊之前，波斯王薛西斯一世曾受到再三的劝阻。后来，他多次梦到这个劝告。一位年迈、智慧的波斯释梦者阿尔塔巴努斯通过对波斯王的观察，发现梦的内容总是包含着一个人在清醒状态中所想的事物。

卢克莱修《物性论》中有这样的阐述：“无论我们迫切追求的是什么，或者关心的是什么，真正追求的对象一直是心灵。而我们在梦中看到的也不过是这些事情而已。诸如，辩护人寻找证据、推究法律而将军则会分析局势、驰骋沙场。”

西塞罗所写的与许多年以后莫里的意思完全一样：“因此，梦主要是我们白天里的思想和行为的残余在灵魂中涌动翻腾。”

有关梦生活与清醒生活之间的矛盾似乎不可调节。这里，我们明显可以有益地来引证希尔德布兰特的观点，他认为梦的特点的只能描述依赖于“一系列（三组）看似会激化矛盾的对比”。他说道：“第一组对比一方面显示为梦与实际生活的严格分离，而另一方面，又显示为后者对前者的连续不断的影响及前者对后者的永久依存。在醒着的状态下，梦与现实状况会绝对隔离，人们可以把它称为是由不可跨越的沟壑隔离起来的，与真实生活相隔绝的存在。它让我们免受实际生活的困扰，擦掉对现实的正常回忆，与此同时把我们掷入另一个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它与实际生活的共同之处……”希尔德布兰特描述了这样的状态，入睡时我们“如同通过一扇活动门之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随后，做梦的人在梦中可能会乘船到圣赫勒拿岛，在那里与受幽禁的拿破仑讨论用摩泽尔酒换自由的事，事实上他确实从这位落败皇帝那儿拿到很多酒，而当终于醒来，他仍会为梦境破灭而懊恼，虽然这只是个有趣的错误的感知。现在我们先不妨把梦中的情况与实际的状况加以比较。希尔德布兰特写道，首先，做梦的人不曾是一个酒商，而且也没有当酒商的意愿；其次，他从来没有进行过海上航行，即便是航行的话，圣赫勒拿岛也只能是他最后选中的一个地方，因为它从未同情过拿破仑，相反倒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的厌恶。最后，当拿破仑死于圣赫勒拿岛上的时候，做梦的人还未出生，因而这个梦超越了梦者与拿破仑拥有任何私人联系的全部的可能性。所以，说他没有情感是不对的。那么这样的话，该梦的感知显示出某种完全与自己无关的性质，它穿插于两个有关的和连续的时代之间。

但是，明显的矛盾恰恰是真实和正确的。我坚信在梦与现实生活分离隔绝的同时，或许仍同时存在最密切的关联。甚至我们可以公正地说：无论是

出现什么样的梦，它的材料都来自于现实，从现实中得到梦的启发。也就是说，不管梦显得多么怪异，它也从不能脱离这个真实的世界。“梦的最伟大或最完善的结构必然要从我们所察觉到的外部世界或从存在于清醒意识中的思想里借用了一些素材；换言之，它必然来自我们已客观地或主观地体会过的事物中。”希尔德布兰特接着说。

二、梦的材料——梦中记忆

构成梦的任何材料，都是以某种方式源于人的经历，然后，它们在梦中被再次呈现出来或被记起，最起码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觉得梦的材料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关联，通过将他们比较就可以得到解释，那你就错了。相反，这种关联需要不断地找寻，而且这种关联在许多梦例中都是被长久的隐藏起来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梦的记忆功能表现出很多特性，即便这些特性经常被谈论，但到迄今无法解释。详细调查这些特性是很值得的。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我们清醒的状态下并不认为梦中的经历可以构成我们的知识或经历。我们会记得梦见的某件事情，可记不起它是否或什么时候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因此我们对所梦事物的真实性感到怀疑，可能认为梦是它本身创造力的产物。结果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后，很多新的经历使我们回忆起已经忘记的事情，于是我们寻到了梦的源头。这迫使我们承认，梦可以加工我们清醒时被隐藏的记忆，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忘记。

德尔贝夫曾用自己的经验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在梦中，看到自己家的院子被白雪覆盖，有两只被埋在雪里的蜥蜴已经濒临死亡。作为一个动物爱好者，他把它们捡了起来，帮他们取暖，并将它们送回这座砖石建筑中它们的家石墙小洞之中。之后他从墙上采了一些蕨草的叶子，这正是它们喜欢的食物。梦中他得知这种植物的学名是 *Asplenium rutamuralis*。梦继续做着，被其他事情岔开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有关蜥蜴的情节上。使德尔贝夫感到吃惊的是，另外两条蜥蜴正吃着余下的蕨叶。他回头发现第五只、第六只蜥蜴正向墙上的小洞爬去，这时更多的蜥蜴涌向那个方向，如此等等。

事实上德尔贝夫在清醒的时候掌握极少的植物的拉丁文名称，对 *Asplenium* 更是一无所知。最令他惊讶的是他证明了蕨的拉丁语确实如此。它的确切名称为 *Asplenium rutamuraria*，与梦中稍稍有出入。这不可能是个巧合，

因此 Asplenium 这对德尔贝夫说来一直都是一个谜。

他的这个梦是 1862 年做的。16 年后，他去看望他的一位朋友时，他看到了一小本干花标本的合集，这是瑞士一些地方制作的专门向游客售卖的纪念品。这个东西引起他的注意，他打开蜡叶标本集，意外发现了梦中见到的 Asplenium，而且在它的下面是他自己手写的拉丁文名字。直到那个时候答案终于找到了。就是在 1860 年（梦见蜥蜴的两年前），这位朋友的妹妹在蜜月期旅行时拜访了德尔贝夫，那时她带着这个标本集，当作送给她哥哥的礼物，而他则在一位植物学家的口头指导下为标本植物写上了拉丁文名称。

很巧的是这个梦例中的另一部分被遗忘的记忆也回忆起来了。就在 1877 年的某一天，他偶然拿起一本有插图的期刊，他在那里发现了一堆蜥蜴的图片，这些和他在 1862 年所梦的很像。而且他发现这本杂志的出版日期是 1861 年，而他则一直订阅此刊物。

梦能根据自身的需求拥有那些被隐藏的记忆，这个事实值得注意，也有很重要的研究意义。我想继续举出一些“记忆一直在增强”的梦例，并且可以以此来进一步引发人们的关注。

瓦歇德援引了赫维·德·圣丹尼斯叙述的一个记忆变强的梦例。它极为特别，后一个梦能补充完成前一个梦所不能确定的事物：“我曾经梦见一位金发女人，她同我姐姐谈话，并给她展示一件刺绣。我觉得她很面熟，好像之前经常见到。醒来后，她的面容仍很生动地出现在我眼前，可我无法确认她是谁。后来，我又再次入睡，梦境再次出现……在第二次梦中，我和这位金发女人交谈，问她我是否有幸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当然，”她回答说，“难不成你忘了波尼克海滨浴场了吗？”就在这时，我忽然醒来，并能清晰地回忆起了与梦境有关的诸多细节。”

同一个作者谈到了他熟知的一位音乐家。这位音乐家在梦中听到了一支对他来说可以说是完全陌生的曲子。就在几年后，他在一本旧的乐曲集中发现了这支曲子，即便他不记得之前看到过它。

我知道迈尔斯曾在《心灵研究会记录汇编》上刊载过一集他所收集到的这一类记忆增强的梦，但很可惜我没能得到这份资料。

我相信，凡是致力于研究梦的人都知道，梦能给梦者提供知识和记忆的证据，但在清醒状态下，做梦的人是意识不到这些知识或记忆的。在对神经质病人的精神分析中（这方面我以后还会详谈），我一周内有几次要使病人相信他们对梦中的那些话语及语言等等很熟知，并在梦中使用了它们，即便在

清醒状态下他们并不记得这些话语。接着我还要引用一个有关记忆增强的梦例，因为在这个梦例中，能很容易看出只能在梦中得到知识的原因。

有一次，我的一位病人做了个悠长的梦。梦见自己在一家咖啡馆点了“KontusZówka”。之后，他问我“KontusZówka”是什么？因为他从没有听到这个名字。我回答他这是一种波兰烈酒，并对他说他不可能创造这个名字，因为我早已从街上的广告牌上知道了这种酒，一开始他并不相信我的话。但是，就在他梦后的几天，当他在咖啡馆里实现了他的梦之后，他也看到了我所说的广告牌。广告牌放在那里已经有几个月了，那上面有这个酒名，而他每天因为上下班会经过那里两次。

我从我自己的梦例中也体会到是否能发现梦中一些事情的来源也取决于机会。举例来说，在我完成这本书的前几年中，我的脑海中常有一个关于教堂钟楼的图景。简单的设计，但是却不能记起曾在哪里见到过。有一天我忽然记起来了，并且很能肯定它就在从萨尔茨堡与赖兴哈尔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里。记忆材料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1886年，我首次在这条路上旅行，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一直潜心于梦的研究。我梦中经常出现的一幅很有特色的某地图画让我很烦恼。我看到那是一个很宽阔的地方，在我左侧，我看到了一个黑暗的空间，那里有奇怪的砂岩图在发光。一个我不愿相信的模糊的回忆告诉我，那里是一个啤酒窖的入口。但是我既不能发现这梦的含义，又不能找出它的来源。1907年我恰巧在帕多亚，我第一次来这里是1895年，但是那次去这座有趣的大学城留下了一些遗憾。我没有看到麦多拉·德尔·阿伦娜教学中乔托的画作，顺着去那条街的返回途中有人告诉我教堂当天也关门。因此，这次作为第二次访问，我决定用行动弥补这一缺憾。因此，我就先去阿伦娜教堂。在去教堂的街上，在我的左手边，就在我1895年我折返的地方，我看到了后来经常在梦里看到的那个地方，以及砂岩的图形。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一家餐厅的花园入口。

梦中的内容经常采用的材料来源之一是儿时的经历，这材料在某些程度上既非记忆的，也非清醒时进行的活动。我将援引一些已经注意到并强调这一事实的几位作者的论述。

“我已经很明确地表示，梦拥有一种神奇的再现力量，有时候把我们儿时那些遥远的甚至已忘却了的事件带回脑中。”希尔德布兰特说。“我们察觉到，梦有的时候好像能使废墟底层的东西重见阳光同样，把一些深藏的儿时经历挖掘出来，那些特定的地点、事物和人物景象完全原封不动，栩栩如生。这

种状况真是太奇妙了，它并不受经历所限制，这种经历当它们出现时拥有高度精神价值，及后来当作清醒意识感到快乐的记忆而进入梦境时能产生一种鲜明的形象。相反，梦中的记忆深处也包含了可以溯源到儿时的那些人物、事物、地点和事件的景象。这些形象可以不拥有任何重要的精神价值，也可以一点没有生动性，或者这两种状况原来均拥有，可已消除了很久。直到这些早期的来源被发现之前，它们在梦中和清醒时看来显得完全陌生和未知。”斯特姆培尔说道。

“这一点特别有意义，童年和青少年的记忆容易进入梦中。梦不断使我们想起那些我们已经不再考虑或者对我们早已失去价值的事情。”福尔克特说。

因为梦可以从童年的记忆中去选取材料，又因为也是众所周知的因素，我们记忆力中意识能力的间断性使大部分儿时材料变得相当不清晰。这种状况就产生了具有记忆增强型的梦。关于这一点我将会再举一些例子。

莫里（1878）举了自己的这样一个例子：儿时他经常从他的出生地米尔克斯到邻村特里波特。那个时候他父亲正在那里主管修建一座桥梁。一天他梦见自己回到特里波特，而且在街上玩耍。这时候一个穿着短上衣的男子向他走来，莫里问了他的姓名，他说他叫 C，是那座大桥的守夜人。莫里醒后怀疑梦的真实性，就问一位老佣，因为他从小就被女佣照顾。他问她是否记得有一个叫 C 的男人，她说，“怎么会忘？他正是在你父亲造桥时的守夜人啊！”

莫里又列举了另一个相似的梦例，进一步确认了梦中出现的儿时记忆的准确性。这是 F 先生做的梦，他儿时住在蒙特布里森。就在他离开家乡 25 年后，他决定重访故里，并看望几个自从分别后还未曾见过面的亲朋好友。就在动身前的那晚，他梦见他回到了蒙特布里森。在郊区，他遇见了一位似乎不相识的绅士，但他自称 T 先生，是他父亲的朋友。这个梦者知道他儿时听到过这个姓名，但是在醒后再也记不清 T 先生长什么模样。几天后，他回到了蒙特布里森，到了那个在梦中几乎根本不认识的地方，之后在那里他真的遇见一位绅士，他马上认出了他就是梦中的 T 先生。但是这个人比梦中的那位看起来老一些。

但是在另一方面，有些作者断定在大多数梦中发现的很多要素来自梦的前几天。这个想法似乎降低了那些特别强调儿时经历在梦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罗伯声称正常梦的一般规律基本上只呈现新近几天的印象。但是，我们还能发现罗伯特创建的梦的观点使他只是把最近的印象推到梦中，并且

让最久远的印象从视野中消失。即便如此，他提出的事实仍不失其合理处，因为我可以我的梦能证实这一点。一位美国作家纳尔逊也认可这样的观点。他说，梦中最经常出现的印象来自做梦前的两三天，虽然做梦当天出现的事情留下的印象很强而且时间很近。

一些作者对梦内容与清醒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坚定不移，但他们一定会对以下的事实印象深刻，甚至无法解释：充斥于白天大脑里的印象，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从白天思想活动中消除以后才出现在梦中。再如，在亲人刚死亡时，人们内心还处于极度悲伤的时候，梦境里反而不会出现亲人，而仅仅是充满无法控制的悲哀。而另一方面，新近有一位观察者哈勒姆女士收集了一些与此有所不同的例子。得到证实在这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有其心理性格的个性。

梦中回忆的第三个特点最引人注目并最难理解，它体现于再现材料的选择上。梦中值得回忆的事不等于现实生活中重要的事，甚至仅仅是我们容易忽略的繁杂琐事。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有必要引用那些已经进行过明确论述的作者的话，他们应该也会惊讶自己竟做了如此惹人注目的事。

希尔德布兰特（1875）曾说：“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事实是，梦的要素不是来自于重大的和激动人心的事件，也不是前一天强烈和迫切的兴趣，而是偶然的细节和新近经历的琐碎片段等。家庭中亲人死亡会使人们感到悲痛万分，这时的记忆反而会显得很模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进入睡眠。直至早晨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才又因此而哀痛不已。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街上碰见一个额头生了一个小肉瘤的陌生人，二人擦身而过，并没有特别注意，但是关于这个人的某一点也可能进入我们的梦境……”

斯特姆培尔说过：“在我们分析梦时经常发现，梦中有些成分的确源于一两天的体会，可在醒来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这些体会平常且不重要，似乎事后会立即被遗忘。相似的经验包含偶然听见的谈话，我们无意地中看到的别人的行为，或瞬间瞥见的人或物，还有读物中零星的断面等等。”

哈夫洛克·埃利斯说过：“我们醒着的是生活中最深的情感，会花掉我们很多精力的问题和困难，他们通常并不立即出现在梦的意识中。就刚才发生过的事情来说，在梦中再次出现的最主要是白天生活中的琐碎事件、偶发事件和‘已经遗忘’了的记忆。那些被意识到的最深刻的精神活动就是那些在睡梦中的活动。”

宾兹实际上正是利用梦中记忆的这个独特性，表达了他对自己曾经支持